楊絳的人格魅力

舒 展

我認爲楊絳晚年所寫的《我們仨》、《懷念陳衡哲》、（收入《楊絳作品精選散文二》，人文版）、《走到人生邊上》（商務版）和吳學昭寫的《聽楊絳談往事》（三聯版）（出版界稱這些既是暢銷書又是常銷書），以及《我們的錢瑗》，它們不僅飽含很高的文學品位，而且還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

試舉一例。胡適是認識錢鍾書的，他在海峽對岸曾經高度評價《宋詩選註》，但他卻說：「我向來不認識錢鍾書」！現在通過《懷念陳衡哲》，楊絳披露了胡適與錢鍾書不僅認識，而且還留下一首舊體詩，其中有這樣兩句：「幾支無用筆，半打有心人」。他倆是通過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介紹認識的。他們在任鴻雋、陳衡哲夫婦家，曾經有過比較親切深入的談心，談當前時事，談鐵托，談蘇聯，談知識分子的前途和去留。當時這五六個人（半打）代表三個家：錢、楊是打定主意留在國內不走的；任、陳也傾向於留下；胡適卻是不可能留下的。這個已成的定局，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那時反映蘇聯鐵幕後情況的英文小說，他們大致都讀過。知識分子將面臨什麼命運是他們最關心的事，因爲他們都是即將進入一個陌生新世界的知識分子，他們相聚談論，談得如此認眞，這般親密，很像摯友之間說悄悄話。

錢、楊爲什麼不走呢？如果選擇離開大陸，條件是相當不錯的。當時，參加聯合國教育文化會議首席代表、出席聯合國教科文會議第一屆大會代表團團長的朱家驊，非常賞識錢鍾書，許給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職位；時任教育部部長的杭立武邀錢鍾書去台灣大學、楊絳去台灣師範大學任教授，並答應調車皮給他們運送書籍和行李。香港大學則許以教職。牛津大學漢學家K. G. Spalding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還來信希望他們赴英，兩人皆不爲所動。錢鍾書和楊絳決心留下，一如他們一九三八年秋天義無反顧地從歐洲急忙登輪返回烽火連天、家破人亡的祖國，理由很簡單，正像錢鍾書同年三月給牛津同窗Stuart的信上所說「Still,one's lot is with one's own people」（人的遭遇，終究是和祖國人民結連在一起的）。這就是錢鍾書對祖國和同胞的態度，多少年來，始終如一，他們愛祖國的文字，愛祖國的文化，不願捨去父母之邦。筆者在《錢鍾書論學文選》第二卷第三章《背國不如捨生》中按語中曾說：屈原不僅表達了他「獨懷故宇」的思緒，而且他的精神一直成爲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對祖國九死而不悔的優良傳統。錢先生指出，不是故國之外無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正是這種眷戀宗邦的愛國思想，使士人生死與之，寧作累臣，不爲逋客（累——過失、逋——逃亡）。楊絳也說：「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仨》第一二二頁）。

這裡，我還想講一點錢瑗人性美的往事，從而折射出她母親的人格魅力。楊絳在《我們的錢瑗》的序中說：「文革期間錢瑗的學生張君仁強，忽從香港來，慨然向母校（北京師範大學）捐贈百萬元，設立『錢瑗教育基金』，獎勵並培養優秀教師」。張仁強爲何向母校捐贈這筆巨款呢？請聽張先生的回憶：「我在一九七二年面臨畢業分配的抉擇，我不可能被分配到福建和太太一起，這將會面臨長期兩地分居。我大膽提出申請出境，這在當時很容易上綱爲叛國罪。我告訴了錢瑗（憑直覺，我覺得錢老師善良），當時我急需二百元，我悄悄向錢瑗借（錢瑗回家立即與母親鄭重商議這一帶政治性的借款事）。翌日，錢瑗如數把錢交給我，不問緣由，默默無言。從她的眼神，我看到了憂慮（她的月工資才六十二元，同時她深知其中的風險，當然更爲我能否走成擔心）。不久，我的申請得到了政府批准。我拿出通行證給錢瑗看，並把錢還給她，她笑了，從她笑容裡送出的是一串串祝福。」

「一九九〇年，她擔任訪問學者，從英國回北京時路經香港。我們幾位同窗約她見面。十多年了，師生們又重逢，有人很驚訝，怎麼這些中年男子竟是這位年輕女士的學生？她那白裡透紅的臉蛋永遠掛着親切的笑容。她依舊是錢瑗，我們心中的天使。在八月中旬，我和我太太，到三里河拜會錢瑗的媽媽楊絳先生。那時九十四歲的楊絳清秀潔白，思想敏捷，一派學者風範，令人肅然起敬。我握着她老人家的手，她那使人感到親切的臉孔，兩眼閃耀着淚花。我的淚水湧出雙眼，久久不能言語。她老人家說『七年』！錢瑗在一九九七年去世，至今整整七年了。或許是上天的意旨，中國人的風俗七年忌辰吧。七年的今天，在北師大成立了『錢瑗教育基金』。楊絳說，錢鍾書先生有知，也會感激的。我說寸草之心難以報盡春暉，錢瑗是我們最懷念的老師」。據筆者所知，現在這一教育基金更名爲「尊師基金」，我想或許是出於楊絳先生一貫的低調吧。錢瑗走時，北師大外語系師生們懇求楊先生留下部分錢瑗的骨灰。他們把她埋在陳垣校長銅像側的一棵雪松下。外語系師生每年清明節可以去拜祭這棵雪松，表示他們對錢瑗的懷念。張仁強說：「回港之前，我們到錢瑗雪松拜祭。天亦有情，細雨濛濛，雨水吹拂到我們臉上，淚水交加，我們決定在這棵雪松前立一塊碑——尊師重教。讓錢瑗這棵雪松，永遠屹立在人們的心中。」後來，楊絳曾經不無自豪地說：「我一生的傑作就是錢瑗！」

最後，我想向欽仰楊絳人格的青年朋友提一點忠告：如果您眞正愛護楊老，最好的景慕就是不干擾。至於出自各種動機向楊絳發難，挑起莫名其妙爭鬥的人，她早就藉翻譯蘭德的詩，寫下了她的無聲的心語：「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下）二〇一〇年清明時節寫於北京

門外談造句

樂 朋

遣字造句作爲語文的基礎訓練，對小學生而言是少不得的。譬如，用「如果……就……」分別造兩個句子，我以爲並不算難。但在聽了南京電視台《法治現場》主持人方方轉述的某小學生的作業之後，我卻吃驚不小。句一：「如果我有一顆炸彈，就把學校給炸了。」句二：「如果我有一把刀，就把媽媽殺掉。」

這是咱中國孩子的造句嗎？我怎麼聽着都像是在拉登「基地」組織，或塔利班訓練營裡才會有的習作！他們用反人類的恐怖主義給孩子「洗腦」，誘導其以濫殺無辜的自殺式襲擊，去完成所謂「聖戰」壯舉。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中國小學生，怎會跟「肉彈」一般思維、說話呢？我眞有些犯暈、糊塗了。

從語法上看小學生的兩個造句，挑不出多大毛病，句子通順，語意暢達；可對這造句作業，語文老師敢打鈎、批爲正確嗎？怕是沒有這個膽，多半要提出批評，責怪孩子思想有問題，令其訂正。素質教育叫喊了多年，新課程改革也搞了不短時間。學生的一個造句，「把學校給炸了」，一語驚人，在不經意間道出了「新課改」和素質教育的蒼白。至少，這個班的語文教學是失敗的。網上傳有「教師的幾種死法」，其中的「教育改革累死你」、「笨蛋學生氣死你」，似乎在這裡得到某種印證。我想，兩個造句，無異於是對「累死你」的教改的抗議，布置作業的語文教師看了這樣的造句，也眞要氣個半死。

問題不光是學校教育，它還涉及到家庭教育。都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中國的家長特別甘爲「孺子牛」，爲孩子不惜當牛做馬，付出一切，似乎是全世界最愛孩子的父母；可是，他們大多數似得了「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焦慮症，把考分、升學當作功利目標，將孩子視爲學習的機器，揠苗助長，陷孩子於沉重無比的課業負擔的苦海。這讓孩子覺得，教育如同受罪，毫無樂趣，媽媽的懷抱缺乏溫暖，只有冷酷的訓練。這樣說來，中國的家長往往又是世上最折磨孩子的父母。事與願違，物極必反。一句「就把媽媽殺掉」，抒發了孩子多大的憤懣！說這位媽媽的家庭教育完全失敗了，該沒有疑義吧？

復旦大學副校長蔡達峰在今年的兩會上說，「我們在推進所謂的辦學過程中，是不是自覺不自覺地變爲了一種『反教育』的行爲？辦學力度越大，學生們越功利；越加大力度培養，越沒有創新人才。要知道，功利是科學研究的天敵。」他說的是大學教育。其實，基礎教育亦如此。功利不僅是科學研究的「天敵」，同時也是孩子成長的「天敵」。從家長到老師，從家庭到學校，急功近利的教育，都是一條死胡同。在這條死胡同裡亂折騰，改這改那，看起來很熱鬧，實際上累了教師、苦了學生。一如魯迅批評「難行的改革者」時所說，「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一面「竭力維持着現狀，一面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但「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且介亭雜文二集・論新文字》）

話扯遠了，回到語文上來。那個孩子造句的問題，不在語言文字的技巧上，而在其道德、價值觀念和人生意義的判斷上，顚倒了是非黑白，失去了人性、人道的準繩。我們的語文教育有太多的虛假、造作，教材、教師着力灌輸的道德、價值觀念，陳舊落伍，與現代社會和全球化時代所需要的先進理念、普世價值，相去甚遠。設想一下，如果家長和老師在教學、教育中，能夠循循善誘，以人類情懷和現代道德、價值觀念陶冶孩子，培養公民精神和健全人格，富有同情心，懂得珍愛每個生命，他們豈會造出戾氣十足的語句來呢？包括語文在內的一切教育，都得以生命教育爲邏輯的起點，教養的基石。門外談造句，不是開玩笑。

異國情鴛共譜和諧曲

王 鵬

人與事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北京新華社有一條發自保加利亞索非亞的電訊：「旅居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華僑張蓀芬女士二十四日凌晨在索非亞寓所病逝，享年九十三歲。」在抗戰期間，她與國際援華醫療隊的保加利亞醫生甘揚道相識並結婚，他們共同參加抗戰，其非凡經歷留給中國民衆一段深刻的記憶。

經歷

張蓀芬出生在北京一個書香世家，一九四〇年在燕京大學護理專業畢業後，她目睹侵華日軍慘絕人寰的暴行，隻身輾轉前往貴州抗日前線。她是坐船由北京繞道上海至香港，然後從香港經越南海防轉赴昆明，從昆明搭汽車來到貴陽圖雲關。她見到了林可勝總隊長，被分配到預備大隊第八中隊工作，與波蘭醫生戎格曼、羅馬尼亞醫生柯讓道和柯芝蘭在一起。第八中隊調往廣東韶關，他們乘坐一輛裝載器材和藥品的卡車去了廣東，在一間四周都是稻田的破舊小屋住了下來，這就是所謂「戰地醫院」。在這裡艱苦地工作了幾個月，一九四〇年底她調回圖雲關國際援華醫療隊總部醫務科，常在貴陽開設的門診部爲市民服務。她就在圖雲關認識了來自保加利亞的甘揚道大夫。

甘揚道（一九一〇——二〇〇四年）出生在一個保加利亞的農民家庭，原名lanto Karxeti，「甘揚道」是他的來中國後才取的名字。一九三九年，他響應「國際醫藥援華會」的號召與白求恩等外籍醫生一起遠涉重洋來到中國，參加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戰爭。他時任中國紅十字會第三醫療隊隊長，帶領醫療隊巡迴在湖南、廣西、雲南、貴州等地，開始了長達六年的戰地救護工作。醫療隊以精湛的醫術和高度負責的精神在抗日前線挽救了無數戰士的生命，爲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甘揚道參加抗戰救護的出色表現得到了中共領導人的高度讚揚。周恩來副主席曾在重慶親切接見他，向他表達中國人民的感激之情。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也曾設宴招待了他，宴會上賓主用多種語言合唱的《國際歌》，給他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

相識

甘揚道剛到中國時是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個子高大，英俊、瀟灑，說話幽默、詼諧，很有情趣，工作又出色，可以說是國際援華醫療隊中的「帥哥」。就在救護總隊任職期間，他在圖雲關結識了張蓀芬。張蓀芬正當妙齡，能歌善舞，不但說一口標準的北京話，而且英語很流利，特別引人注目。有一天，她正領着一群人唱歌，突然發覺歌聲中夾雜着一個極不和諧的男聲。她終於發現，人群中有一個外國人，他跟着學，但發音總不正確，這個人就是甘揚道。她溫和地對他說：「我還是先教您學中文吧！中文說對了，歌也就唱好了。」他滿心高興，於是經常來找她學中文，見面也結結巴巴地說中國話。他們在密林中相會，有一次他滿懷激情地唱起了一支俄文歌曲《共青團之歌》。當他唱到「再見吧媽媽，別難過，別悲傷」的時候，引起了她的共鳴，兩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淚。他問：「您有媽媽嗎？」她答道：「她在淪陷的北平。」她又反問：「您的媽媽呢？」他回答說：「她在德國法西斯統治下的歐洲。」說到這裡，兩人都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然後不約而同地說：「只有打敗法西斯，我們才能回到母親的懷抱。」相遇、相知、志同道合使他們走得越來越近。在一個寧靜的夜晚，兩人漫步在林間小道上，月光柔和似水，風兒輕輕吹動。他突然發問：「您願意跟我去歐洲嗎？」她心知肚明，深知「去歐洲」的含義。面對那摯誠而期待的目光，她毫不猶豫地說：「願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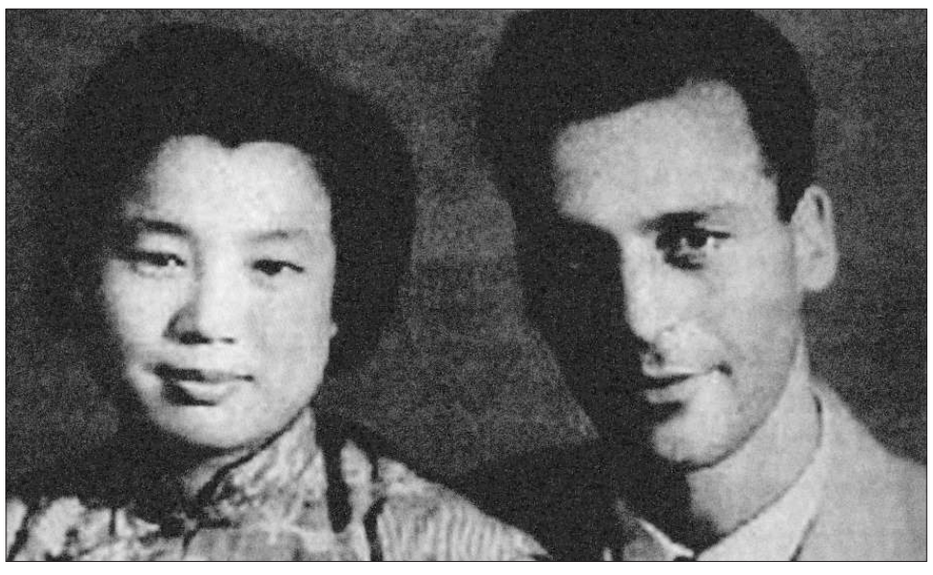
結婚

一九四二年夏，甘道揚和張蓀芬的婚禮在圖雲關舉行，簡單而富有浪漫色彩。洞房花燭夜是在一間茅草房裡度過的，四周堆滿了稻草，只留出一條小小的通道。老鼠穿堂而過，常常會咬人的耳朵。第二年大兒子呱呱下地，兩人商量，決定取名「保中」，意在「保衛中國」。婚後，他們夫婦帶着嬰兒東奔西走，一起到雲南安寧。甘揚道領導的零一二醫務隊屬五十四軍。甘揚道接到通知，準備第二批到印度服務，但因戰局變化沒有啓程，就在安寧一直工作到抗戰勝利。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投降，他們帶着兩歲的保中，從西南轉向西北，經過新疆的大戈壁，千辛萬苦地回到了保加利亞。回國不久，又生了第二個兒子，取名「保華」。保中和保華，見證了他倆「保衛中華」的戰鬥情誼，讓子子孫孫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中國的這段光輝的歷程。

定居

甘揚道夫婦定居索非亞，又開始了新的生活。他繼續從事醫務工作，取得了放射專家的資格，在醫學院擔任教授。她也在大學執教，教的是中文，還編纂了一本保加利亞語和漢語對照的字典。爲了表彰甘揚道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卓越貢獻，保加利亞政府授予他「共和國勳章」。她編纂的字典，有利於中國和保加利亞文化交流，索非亞大學給她頒發了「藍色勳章」。保中和保華都已成家立業，兒孫都長大成人，還有一個孫女在中國留學，學的是漢語，致力於推動中保文化交流。

一九八〇年春，六十二歲的張蓀芬退休後，與丈夫先後數次回到中國走親訪友、參觀遊覽，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令老人欣喜不已。他們還將珍藏了半個世紀的大批抗戰資料和歷史照片捐贈給了中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二〇〇四年六月，與張蓀芬攜手相伴六十二載的革命伴侶甘揚道因病逝世。次年，她因患中風行動不便坐在輪椅上，再次回到祖國，以援華老戰士遺孀的身份出席了中國政府爲紀念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舉行的隆重紀念活動。



甘揚道夫婦（資料圖片）

啖筍

流 沙

飲食男女

江南山區多竹也多筍。驚蟄過後，那筍爭相破土而出，支支似乎蓄滿力量。若是你到竹林裡親眼目睹，定會被它們的努力所傳染。

唐太宗並不是一個一輩子生活在宮廷裡的皇帝，想是見了竹筍競相生長的令人愉悅的氛圍，每逢春筍上市，總是要召集群臣吃筍，謂之「筍宴」，他以筍來象徵國事興盛。這非常貼切，國事如像筍，必定大功告成了。

筍有雅名，文人看到筍「肉厚色白味重，肥大極嫩，墮地即碎」，就給筍取了許多雅名：竹胎、竹萌、凌雲材、嫩玉芽、玳瑁簪等等，這些名字好美。筍有美味，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說，「江南鮮筍趁鰣魚，爛煮春風三月初」，他將筍與江南時鮮鰣魚相提並論。

筍既是時令菜餚，宮廷之內也少不了它的蹤影。朱元璋是安徽鳳陽人，離赫赫有名的小崗村不過幾十里地，那裡盛產竹筍。從《南京太常寺條》祭祀孝陵的祭品單中看，朱元璋和馬皇后生前的食譜裡，就有韮菜、薺菜、茄子、竹筍、芋苗，這也是鳳陽當地人人喜食的農家菜。清代康熙皇帝也喜歡啖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和妻兒李照，專以春筍爲原料燒出了名菜「火腿鮮筍湯」，博得了皇上歡心，在《紅樓夢》中，榮寧兩府把這隻菜列爲上品。皇帝喜啖之筍，與農家筍是大不相同的。皇帝食用之筍，那是精心燴燉而成，而山間農家食筍，只爲佐餐，哪有精心燴燉的時間。

如果要說筍有美味，那是需要「調教」出來的，「調教不當」，筍其實難以下嚥。北宋時期，京城居民不喜食筍，稱它是「刮腸篦」，篦子是舊時用竹子製成的梳子，用以梳去頭髮中的灰塵和骯髒，北宋人以「刮腸篦」稱筍，說明筍非常刮肚，多食傷身。《本草綱目》載，竹筍可益氣，久食，有「化熱、消痰、爽胃」之功，並能「通血脈，消食脹」。可見，若食用多了，便成刮肚了。

在大家不喜食筍的風氣下，蘇東坡就開了先河，創新了筍的做法。相傳東坡有詩：「無竹（筍）令人肥、無肉令人瘦、不肥又不瘦、竹筍加豬肉。」這是一種「陰陽相剋」的做法，筍刮肚，肉肥肚，兩者合在一起燴煨，自然妙極。如今流行竹筍之做法，大都延用了東坡先生之妙傳。而更讓東坡得意的是，他將筍作爲紅燒肉的佐料。在名菜「東坡肉」中，就有冬筍與冬菇，這兩樣「吸油」和助胃的佐料，可以使肉肥而不膩，清醇利口。正是筍被東坡烹飪出美味，他雅興大發，稱竹筍爲「玉板和尚」，讚美燒筍是「禪悅味」，將竹筍奉爲「素中仙」。東坡有一詩說：故人知我意，千里寄竹萌。有朋友知道東坡喜歡食筍，千里迢迢給他帶來了竹筍，足見東坡愛筍之甚。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中說，「竹筍之所以深受人們青睞，是因爲嫩竹能給我們牙齒以一種細嫩的抵抗。品鑒竹筍也許是辨別滋味的最好一例。它不油膩，有一種神出鬼沒般難以捉摸的品質。」

梁實秋這段食筍文字乃是精要之談。筍雖是好東西，一要做法精到和正確，二不可多食。作爲時令菜，感受其鮮味，自然韻味悠悠，回味無窮。若是粗製濫燴，塞飽肚子，會讓人腸胃失調，挖心挖肝的難受，那就對不起這大自然的饋贈了。

巴士蝴蝶蘭

劉荒田

名居人語

上午，到市場街去辦事。在唐人街等候巴士時，雨突然跳着舞降臨，零零星星的，我不在意。好些乘客給嚇慌了，老年人首當其衝，搶着上巴士。我不必趕路，把連着夾克的雨帽拉上，蓋在頭上，從從容容地上車，坐在一位呼吸時呼哧呼哧作響的胖子旁邊。經過聯合廣場，從車窗望下去，一地殘紅夾着破葉，可見在三藩市，四月不是艾略特所控訴的「殘忍的月份」，二月才是。

下了車，在街上蹓躂。天太早，加上下雨，滿眼寥落，街道更加寬廣。無家可歸者是上班族以外唯一準時上崗的人，鬍子拉茬的漢子在街旁，百折不撓地伸出乞缽。辦完事，我跳上巴士。車上空落落的。我在靠車門的位子上落座，不期然想起張愛玲談小說《海上花》的文字：「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着痕跡，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彷彿置身於這樣的小說裡。驀地，眼睛一熱，一亮——正對面一盆淡紫色的蝴蝶蘭！外頭天色昏暗，車裡的色調也沒看頭，不是黑的就是灰的；唯獨這花以超等的嬌嫩，點化了專供老年和殘障人就座的一角，使它變爲蠢蠢欲動的春意。花擱在老太太的膝蓋上，細看，年過七十的女士，論衣着，可是全車最搶眼的，淡綠色晴雨兩用短大衣，淡青色帽子，端端正正地捧着俏麗的蘭。我想起蓮座上的觀世音，一樣的慈藹，和悅，包容一切的微笑。可是，細看她臉色，沒上妝，是病態的慘白。緊靠着她坐的年輕婦人，該是她的女兒，老人一路受着機警而不動聲色的照顧。

她的手機響了，她的手微顫着打開蓋子，細聲軟氣地說話，是純正的廣州口音。「呵呵，我早出門去了，和阿紅去買花哩！便宜嘛，一盆才五塊九毛九。沒事，阿紅扶我上下，怎麼會跌，放心……」我不難想像，母女倆在風雨中艱難行走，爲了蘭。她聽罷電話，和女兒談起來。「你看，這枝椏，兩個嬰兒要出生了。」女兒貼近花枝觀察，我也順着她們的視線看，老太太指着鐵青色枝幹，陶醉地說。女兒不想掃媽媽的興，煞有介事地應和。其實，她和我，都看不出哪裡有「嬰兒」般的芽梢。然而，我不敢挑戰老人家的靈視，她從樹皮下看到了妊娠的徵兆。花在春天善於製造奇跡。

雨仍舊不緊不慢地下。老太太懷裡的蘭，依然故我地展現風華，巴士裡面，彩蝶翔舞。

范仲淹的「三光」

陳魯民

文史叢譚

我們知道北宋名臣范仲淹，大多是因了他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可不是只說說就算了，只有漂亮話，不幹漂亮事，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那句名言，既是他立身處世的座右銘，也是他爲人處事的道德標桿。他因不畏權勢，伸張正義而三被貶謫，被人譽爲「三光」的經歷，就是他的這句名言的最好解讀。

詳細情況是這樣的。天聖六年，范仲淹由宰相晏殊舉薦，進入秘閣任校理，負責皇家典籍的校勘和整理，整天不是與皇帝相隨，就是與達官顯貴爲伍，無形中被推進了險惡的政治鬥爭漩渦之中。當他得知宋仁宗已是二十歲的人了，但朝中各種軍政要事，卻全憑六十多歲的劉太后把持，自己一點權力也沒有。並且還聽說太后選定「冬至」這一天要仁宗率滿朝文武在前殿給她叩頭慶壽，便上書力諫劉太后撤簾罷政，還權仁宗。還據理力爭說，太后過生日，是皇帝的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豈不亂了後世的體統？爲此觸怒了劉太后，被貶至河中府任通判。京城的大小官員成群結隊送他到城外，大家舉杯餞別：「范君此行，極爲光耀啊！」

幾年後劉太后去世，宋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任命爲「右司諫」，也就是專門評議朝事的言官。然而他屁股還沒有坐熱，「老毛病」又犯了，和皇帝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宋仁宗有了新歡，在時任宰相呂夷簡的挑唆下，想廢掉賢惠正直的郭皇后。呂夷簡等大臣舉雙手贊成，猛拍皇帝馬屁，還振振有辭：既然平民都可以休妻離婚，莊稼漢多收了幾斗糧食還想換老婆，何況一個皇帝？范仲淹卻不識時務，引經據典，擺出一堆大道理，堅決反對仁宗廢后。仁宗煩得受不了，惱羞成怒，一聲令下，把范仲淹貶到睦州。京城官員聞訊，又一次熱熱鬧鬧地來送別，大聲讚揚：「范君此行，愈爲光耀！」

又過數年，范仲淹再次被朝廷起用，任命爲待制職銜。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他沒有接受一點教訓，還是那樣的疾惡如仇，眼裡揉不得沙子，和黑惡勢力不共戴天。范仲淹看到宰相呂夷簡廣開後門，濫用私人，朝中腐敗不堪，便根據詳細調查，繪製了一張「百官圖」，在景佑三年呈給仁宗。他指着圖中開列的衆官調升情況，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的批評。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狡詐，呂夷簡更誣衊范仲淹勾結朋黨，離間君臣。

最後，仁宗還是站在了呂夷簡一邊，褫奪了范仲淹的待制職銜，貶爲饒州知州。士大夫們轟動了，第三次跑來喝餞行酒，嘖嘖稱讚：「范君此行，尤爲光耀！」幾起幾落的范仲淹聽罷大笑道：「仲淹前後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請備一隻整羊，作爲祭吧！」

也幸虧有宋一代都能夠遵循不因言事殺大臣的祖訓，仁宗又是個不是太糊塗太刻薄的皇帝，所以，范仲淹雖三次因言獲罪，還都能毫髮未傷，反倒獲得「三光」美譽，那些與他惺惺相惜「飲宴相送」的臣僚也都沒受株連。如果想想朱元璋搞文字獄的大開殺戒，想想康熙、雍正、乾隆誅殺知識分子的野蠻殘忍，無怪乎當今很多有識之士都把國力、疆域、武備、外交都等而下之的宋朝稱爲古代歷史上最開明的時期。